

國 際 編 譯 社 編 輯

第 六 期 要 目

定 閱 介 紹

羅馬尼亞的危機(圖解)

歐洲的將來..... Count R. N. Cordenhove-Kalergi

歐洲的和平氣象..... 清 澤 列

俄國與波羅的海..... Wolfram Gotlieb

日本人的事變處理觀..... 張大年 譯

事變的前途悲觀乎樂觀乎..... 岡田喜久治

所望於現內閣的..... 田川大吉郎

日本到何處去..... 馬場恆吾

事變處理的前途..... 左藤尙武

國際大事日誌

地圖三幅

漫畫三幅

新 生 命 社 發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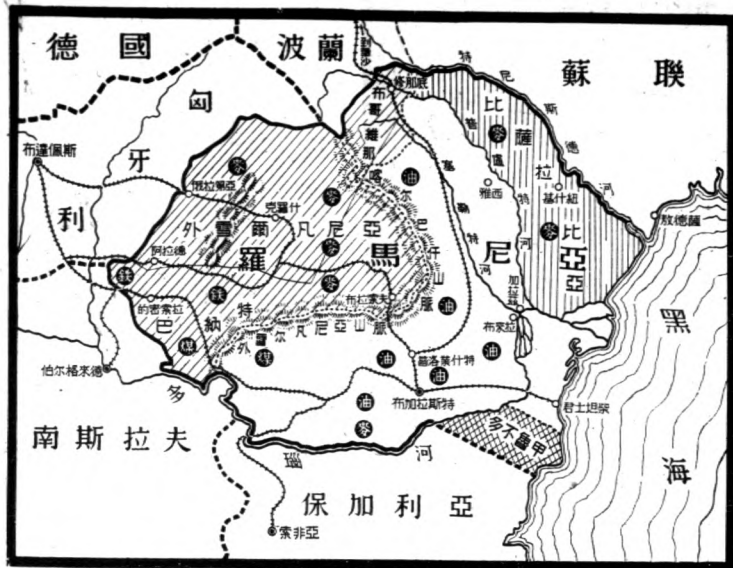
香港移滬上海公共租界登記證C字四八九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出版

每册實售幣一角五分

國 際 週 報

國立北平圖書館



羅馬尼亞的危機 (圖解)

今日的羅馬尼亞，正如戰前的波蘭，在危機念迫之中。巴爾幹問題的將來，歐洲和平的希望，都將決定於羅馬尼亞的運命。

前次大戰以後，羅馬尼亞的領土大為增加，如比薩拉比亞原屬俄國，外雪爾凡尼亞本屬奧匈帝國，多不魯甲屬於保加利亞。三國對之，俱欲恢復失地，當茲歐戰爆發，正是極好的機會。但若如此，則以羅馬尼亞的抵抗，戰爭就難保不蔓延及於巴爾幹。

羅馬尼亞又為歐洲有名石油產地，出產之富，居世界第四，（僅次於美、俄、委內瑞辣）德國為了應付長期戰爭，石油是比血還更可貴，他要在羅馬尼亞取得石油的供給。反之，英法為了封鎖德國，使之陷於自潰，要阻止羅馬尼亞石油之對德輸出，而以之作爲己用。羅馬尼亞以此成爲英法對德石油戰爭的中心。

英法對羅馬尼亞本已訂有保障條約，但像對波蘭一樣，羅馬尼亞若受到侵略，英法實遠水不能救近火，故若德蘇聯合對羅實施壓迫，羅是無可如何，不能相抗。惟德國目的似只在取得石油，未必欲擴大戰事至巴爾幹。因爲如此，將盡驅巴爾幹協約四國（羅、南、希、土）入於英法的陣營，且與意大利在巴爾幹的發展，亦發生利害衝突。而蘇聯方有事於芬蘭，殊無暇顧及巴爾幹。因此在目前，羅馬尼亞或可暫保無事也。



歐洲的將來

歐戰發生以後，大家對於歐洲的將來，引起一種關心，如何重建歐洲？如何避免戰爭？都成爲一般討論的題目。威爾斯的「世界新秩序論」，科爾的「歐洲聯邦論」是其中最著者。本篇作者爲有名的主張大歐洲聯合（Pan-Europe）的思想家，曾著有此類書籍多種。

Count R. N. Condohove-Kalergi
陳 懷 士 譯

在過去一年中，歐洲所發生的重要事件，就是英國已成爲歐洲的國家。德國統治歐洲的威脅，實使英國顯其自身是與歐洲大陸同其命運，英國如不作歐洲的精神領導者，則此席將落於德國之手。果其如此，則不獨歐洲將直接與英國爲敵，歐洲的文化亦告終止。

英國之成爲歐洲強國，是極重要的，因爲這將決定歐洲的命運。過去數年，法外長白利安（Briand）對於聯合歐洲的努力，曾因英國的態度模稜而失敗。英國不願與歐洲大陸的聯合中無彼參加其間，但是同時，他又不得不願與歐洲大陸同其命運。因此，白利安到底失敗了，現在英國第一次明瞭自己唯有與法國站在一起，方能對付大陸上的八千萬德國人。他不能像拿破崙時代那樣，在歐洲有事時，他便加入，事情過去，他就退出。他是不得不與歐洲連在一起，因爲歷史使他不得不如此。這是新的技術發明的結果。在英國，飛機的發明，其意義實與大砲發明之於威尼期斯相同。威尼期斯本是一島，但因大砲的發明，便不成其爲島，同樣，飛機的發明，使英國在軍事的觀點上也不成其爲島。當初威尼期斯若能明白他有了大砲以後的命運，就會首先起而聯合意大利各邦，到了今日他就是意大利的首領了。但是他沒有明白這一點。我覺得愉快的是英國已能明白他的命運了。他在近數月中所採用的政策，就是整個歐洲的政策。他決定與法國聯合，領導歐洲，保障歐洲的自由，爲歐洲的自

由與和平而奮鬥。他已得到相當的成功，以後必可繼續成功。

我們現在所遇到的事實，是國聯已因集權國家的侵略而死亡。第一次大戰以後，國聯的成立，是希望將分裂成爲三十四個國家的歐洲大陸組織起來。大家知道這些國家必不能彼此之間沒有聯繫，而歐洲的無政府狀態則爲事所不許，所以他們希望國聯對於大陸的組織，能成爲一個機構，但是這個希望也失敗了。到了現在，我們一定要選擇一個辦法了。歐洲還是回復到無政府狀態，永久戰爭下去，造成經濟崩潰呢？抑是歐洲覓出一聯合的新途徑，新方法，以打破無政府狀態呢？專門技術的進步，固可以促進歐洲的聯合，但聯合的方式將是如何，那到底是可懷疑的。

關於歐洲的聯合，有兩個明白的計劃。一個是在德國統治下的大日耳曼計畫。許多德國人都希望先成立一中歐聯合，聯合中歐東歐各小國家，在這裏面，德國的地位有如舊時普魯士在俾士麥領導下的日耳曼同盟時代一樣。歐洲的一億五千萬人，若經德國組織在一起，法國便將被迫加入，以後，就可憑其強大的力量，使英國俯首聽命於這德國勢力下的歐洲聯合了。可是這計劃只有以戰爭，或威脅的方法去實行纔有可能。此外就是蘇維埃的計劃。在此計劃下，歐洲各國都成爲蘇維埃，而加入蘇聯。總而言之，一種是德國的統治，另一種是蘇聯的統治。

我們反對這兩種含有危險性的聯合，我們要來建立第三個理

想，即大歐洲(Par. Europe)的理想。這個理想是在英法的精神領導下，以民族平等個人自由為基礎的歐洲大聯合。從歐洲的內裏來看，各個國家之間，彼此雖都懷着仇而分裂，但若從外面來看，即以日本、中國、美國、或蘇聯的眼光來看，則歐洲乃是一個單體。在歐洲的人看來只覺得使歐洲分裂者多而聯合者少。但如外人來到歐洲他總說上歐洲去。若是歐洲人相遇於美洲，他們所感到的，是彼此都是歐洲人。但如居住於歐洲本土的歐洲人，則大都忽略了這一事實，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歐洲人。所以我們可以說，不懂得歐洲者，惟有歐洲人。事實上整個世界是以歐洲為中心，隨着專門技術的推動而向大的集合移轉着的。

美洲合衆國兩倍於歐洲的大小，他們所組織的大美洲聯合，(Pan-American Union) 竟五倍於歐洲大陸。我們的東鄰蘇聯，有廣大的領土，三倍於其餘的歐洲。至如遠東，現在雖有中日之戰，但必有一日，在黃色人種合作之下，終止了戰事的。這種合作，可以產生一個六億黃種人的集團，其力量足以建立一枝三千萬人的軍隊，這些軍隊，是不怕死的，他將是全球最強的軍隊。在下一代中，這也許就會實現的。歐現在有三大集團的分立，弄得支離破碎，其前途是很黑暗的。但如歐洲決定聯合起來，則一切必將改觀。我想由歐洲外面的集團發展的實現，在第二次大戰終了時，或可促成歐洲的聯合罷。

我們現今是在第二次大戰中。戰爭的開始是在德國的鐵蹄踏過奧大利的邊境，摧毀了歐洲最古、最美麗的文化中心的那一日。戰爭的方式有種種，如威脅、宣傳、武力、同盟等等，這可說與實際戰爭一般無二。我們知道戰爭必有終止之期，到了那時，歐洲將與戰前和一九三三年前截然不同。我們將見有新的歐洲誕生出來。我相信遠東戰爭將因黃種人的聯合而終止，故此大歐戰，或以歐洲人的攜手而終結亦不無可能。倘使英國決定領導歐洲的聯合，那末這問題便解決了。法國已決定仍依照着其歐洲聯合的政策，他自

白利安時代起，沒有更改過國策。他是在等待着其他的國家，與之共同担負這歐洲聯合的艱巨。這是他歷史相沿的大方策，自十四世紀披愛社保(Pierre Duhols)時代，經緒利(Sully)、聖披愛(Abbe St. Pierre)、以迄於白利安及我們的現在，一直以歐洲聯合為其政策的對象。但欲此事的成功，惟有英國加入，與法國連合，共同努力，共同担任歐洲聯合的重要角色。

此事的實現，因法國現代的復興已進行較易。我覺得在去年，許多令人驚異的事情中，法國的復興是最是值人奇怪的。數月以前，法國頹似萎靡不振，他失去了大部份的威信，德意等國均視之為無足重輕的小國。但自重整綱紀，恢復財政以後，法國又是一個世界強國了。現在他是上下一心地團結着，決心要去完成他歷史上的任務。英國有了這新生的法國做幫手，儘可領導歐洲，聯合歐洲，以獲取和平。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頭，因為偉大的歷史事實，只有在危險的時代纔能成功。歐洲如不緊握住這聯合的唯一機會，那末時機將不再來了。在前一世紀中，歐洲有過兩次聯合的機會。第一次在拿破崙失敗以後，繼着產生的神聖同盟，終歸失敗。第二次是一八四八年歐洲各國起而反對專制政體，此次的機會，造成偉大天才馬志尼的理想，但結果仍是失敗。這一次失敗的主因，是因為拿破崙第三，本可成爲意大利自由運動的領袖，却甯願站在反動陣線這一邊。後來在一九一九年第一次大戰以後，又有一箇絕好的機會，當時歐洲的大政治家如肯努力，所謂歐洲合衆國原可早成功，可是因爲他們不願意，便失去了這個大好機會。

現在我們又到歷史所指示的走向歐洲聯合的途徑的時代了。在這時候，各國的政治家果有眼光與勇氣，以實現此目的，自是一個大問題。但若能如此，則歐洲的文化，可以保全，否則，我怕這將是歐洲文化的末日。

我們談及聯合歐洲，有三種目的：第一是造成歐洲永久的和

平，第二是歐洲的繁榮，但如今日那樣歐洲仍分爲許多經濟的小國時，那是無實現的可能的！第三是文化的保持。我們聯合歐洲，不是爲了野蠻主義。我甯願歐洲破碎支離，分作各小國，而不願他聯合於野蠻主義之名下。所以我們不僅需要歐洲的聯合成功，同時還要歐洲的自由聯合。這是偉大的工作，只有英法兩國才能負負。

這裏，有許多人也許要說：歐洲誠然需要聯合，但是事不可能！因爲要使許多言語不同，習俗不同的國家，而成功一個聯合是很困難的。那末，瑞士的事實，可以爲這問題作一解答。瑞士不獨證明歐洲聯合爲必需，同時並告訴你，這是很可能的事。像現今歐洲各國間的問題，瑞士已解決了百分之九十九。他們的言語、宗教、習慣都不相同，而內部諸邦，又幾完全是獨立的。但是他們却完全合作成爲一體。我們如欲聯合歐洲，在可能範圍內，最好是取法瑞士。

我們當前的大問題，就是歐洲能否不流血的戰爭以拾起頭來。這是今日歐洲政治的兩大問題：其一是和平問題，其二是自由問題。坦白地說，自由的觀念，是高過於和平。歷史上許多國家及民族，都甯願失去自由，以求取和平。那裏知道失去自由，即失去和平。所以只有那認自由的觀念高過和平的，纔能在歷史中，演重要的角色。歐洲可以維持其自由與和平，只要自由主義的力量，強過於野蠻主義。果其如此，則整個世界將對英國偉大的政策，對和平陣線的政策，對武裝同盟的政策，以及以武力保障和平的政策，表示感激之意。歐洲這個偉大的決定，可以取諸於武力，亦可取諸於精神的工作，可以取諸於流血的戰爭，亦可取諸於宣傳的政策。英國向不喜「宣傳」這個字，可是在現代，凡屬於思想方面的鬥爭，我們都叫他做宣傳。這是思想的戰爭，在此戰爭中，民主主義理應強迫專制的僭主。

我們知道決定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的命運的，是威爾遜總統的十四條原則。協約國無此十四條原則，固可得到勝利，但

牠們至少已省却六個月的戰事。蓋若無此原則的印佈，德國的力量，至少尚可再支持六個月。由此原則，於是德奧兩國，有了建設的計劃，而協約國也有一個較好的將來。對於歐洲的重建，德國既未有任何辦法，也沒有對抗的提議，因此，許多人都認此爲解決的最好途徑。在現代的戰爭及政治中，宣傳的重要，此爲其最大的例子。但是比特蒙（Bismarck）的聯合意大利，亦可爲一證明。比特蒙是意大利的一個小邦，竟敢與哈布斯堡帝國、教王帝國對抗，而得到勝利，此無他，因爲牠與意大利的將來，有着聯繫而已。牠不僅和意大利各邦有聯繫，牠是與意大利民族的將來有很大的關係的。凡在威尼司、米蘭、佛羅倫司、那不勒斯、渴望着自由與聯合的意大利人，都與牠相結。因了牠與將來有聯繫，所以國勢強過奧大利及教王，上下一心而克服意大利。英法兩國，如能以此爲模範，則整個歐洲，將惟牠們的馬首是瞻。不僅政府將追隨不遑，就是人民，也將爭先以迎。果能如此，則不僅歐洲許多小國，即德國的大部份，亦將加入牠的同盟。

我想，英國是不會了解這種事實的，否則德國的對內宣傳，尤其關於包圍政策的宣傳，不會得到這樣巨大的成功。大部份的德國人，本不滿於國內的國社黨，但他們却緊隨着希特勒，這是因爲希特勒的聰明，善於利用這包圍的公式。他告訴德國人說：你們如不緊隨着我，你們就要滅亡，將給英法及其他國家打倒。你們所得到的和平，其條件將較凡爾賽更壞，共產主義將要統治你們了。英法呢，因爲缺少宣傳，沒有其他的辦法。英國當時宣稱「我們絕無包圍德國之意」，這句話是誰也不相信的。因爲德國人已明白政治家不但有說謊的權利，而且也有說謊的義務。政治家爲了祖國的利益而不說謊，那他就是賣國者。所以政治家沒有佐證的任何宣言，都是無意義的。我認識許多德國人，但沒有一個德國人說過：我一向以爲本國是被英法包圍，但聽了兩國政治家的宣言後，我相信自

己不是被包圍了。英德兩國的辭性，所絕對不同的，是英人不愛看地圖，而德人則十分寶貴。他們從幼年即看熟地圖，而地圖所顯現的，則德國確是被包圍着。這也是我所能對於英國的政策表示慶幸的，因為他能有這種完全的包圍，我希望這種包圍的形勢，將來會更臻完備，這是挽救和平的唯一曙光。

我以為英國這樣的宣言，根本上有了誤解。英國欲表明自己無包圍德國之野心，硬說這種包圍，不是意在侵略，乃是為的保障自己的安全。用這樣的方法去解釋，是不對的。英國宣稱不包圍德國，結果使德人翻開地圖，去聽郭培爾的英國包圍德國的演說，而所得的結論，是德國的宣傳是真，英國的是假。因此英國的宣言，遂失其道德上的價值。我想德國人如以這樣的方法去判斷事實，那末結果必將以為英國包圍德國是事實，只是英人畏懼德國，所以否認包圍。他的包圍德國是不懷好意的，這十足表示英國是一個偽君子。這是每個德國人的結論。對於這問題，我以為應該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對付。我們應該對他們說：你們是被包圍的，但你們的政策如不改變，包圍之勢將更甚，這不是我們要包圍你們，這是希特勒的意思。希特勒用自足政策 (Policy of autarchy)，在經濟上包圍你們；用野蠻政策，在精神上包圍你們；用侵略政策在政治上包圍你們。你們若是繼續追隨着他，那末將更被包圍，一直窒息至死。但無論何事、何日，只要你們取消本來的政策，開始以合作為政策，包圍的形勢，就會終止。這樣的說法，德人對之，必會受到感動而加理解的。

關於「生活區域」(Lebensraum)的問題，也是這樣。我們要正確地解釋這個字，是很困難的，因為他包含好幾種意義。一種就是字面上「生活區域」的意義，是無妨害的；另一種就是動的生活區域，包含着侵略性。但無論如何，這是無須畏懼的。在政治上，他有着很大的意義，即生活區域此一觀念，亦是神怪的。因為

事實上在現代交通便利之下，國與國之間，不能漠然相關，鄰國的一舉一動，以及所發生的事情，亦不能不聞不問。所以對於德意二國，我們應這樣對他說：你們說波希米亞是你們的生活區域，換句話即是你們對波希米亞所發生的事，不能置之不顧。同樣的，我們亦可以說對德意二國亦不能漠不相關。因為這是事實。同時我們還要告訴他們：你們說起生活區域，那末你們到底需要那幾處生活區域呢？他們若是要求兩三處殖民地，和介乎德蘇間的中東歐作為生活區域，那末，你應該回答他：我們給你更大的生活區域。你若是真的僅需要生活區域，在裏面自由通商，自由生活，那末整個歐洲，以及非洲的大部份，都可以給你。不過你如想有生活區域統治，則不可能。我們須知倘能把歐洲聯合起來，那末整個歐洲將是你們的生活區域，比你所能克服的兩三國的領土，還要廣大呢。

自然，也有許多德國人，甯願做歐洲一小部份地方的主人翁，而不願以平等為基礎，共享歐洲的利益。不過這種人究佔少數，事實上德國的情形，擁護希特勒的是一小部份，反對希特勒的，也有一小部份，大多數的德人，並不擁護希特勒，他們所以緊跟着希特勒，是因為怕希特勒倒了後，情勢會更變惡劣。他們雖不滿於希特勒的政策，但他們深怕希特勒倒後，德國會變成共產主義，或是民族崩潰；換句話，即是國家蒙受恥辱，人民失業，通貨膨脹。所以他們沒有辦法，還是把希特勒寶貝般守着。而有些人以為此次大戰結束後，對德條約較凡爾賽和約更為苛刻，他們因此都去擁護希特勒了。所以許多德人的回答如這樣：我們緊跟着希特勒，是因為他能够保障我們，以應付危機。故若想把這一班表面上跟隨着希特勒，而心底裏却不信任他的人轉變過來，那末，一定要給與他們一個重建歐洲的具體計劃纔是。

歐洲問題所以不是將來的問題，而是立須解決的問題，即由於此。對付德國國內包圍宣傳的唯一方法，和防止戰爭的重要步驟，

就是明白宣言如何建造將來的歐洲。英法兩國及其他蒙受巨大犧牲的民族，都有知道這種目的的權利。他們還要明白究竟是為了什麼而受此損害與犧牲。不過，第一還須使德人知所選擇。因為不如此，他們將仍跟着希特勒，而以爲他的統治，是較好於未來的統治者。

關於重建歐洲，有幾個問題，一定要明白回答。第一要讓德國人知道他們不致如一九二三年有通貨膨脹的危險，他們如與歐洲聯合，必有一種經濟的辦法以避免這種危機，並且還要助其繼續經濟發展。還有是失業問題，許多德人都以爲兵工廠停工之時，即是一千萬工人失業之日，結果恐變成共產主義。因此，我們應該爲歐洲的公共事業，想出一個計劃來，以應付軍火工業與工業間所有的過渡時代的困難。這樣失業的問題便可避免了。但這種計劃的實行，對於德國，待遇要公平，在歐洲的整個機構中，德國須得到完全的平等。

草成這種計劃後，第一要使之傳入德國。現今有了播音機的發明，已較第一次大戰時便利許多。因爲一千個德人中，若有一個聽到了，其他的也自會知道而傳播開來。

對於歐洲各小國，尤其是東歐，這消息的傳播，也是非們重要。因爲他們以爲歐洲戰爭是英法與德意兩大集團的鬥爭，他常在觀望着，等候加入那力量強的一方面，這是錯誤的。我們要使他們明白英法是歐洲的委託人，他們担負起歐洲的工作，爲各小國求自由，爲各個人爭權利；而其他的人，則是爲了暴君，爲了戰爭。倘若這樣能加說明，那末傍徨着不知道從的各小國，都會跟着你走

了。所有的問題中，其最大的困難，便是英國非歐洲強國，而爲世界強國，他是五大洲間最有勢力的國家。你們或許要回答說，我們是世界強國，是超於大陸的，我們不能與歐洲或某一大陸聯合，我們必須繼續我們的世界政策。那末我以爲最近的天津事件，便可證明歐洲與所謂世界政策間的聯繫。歐洲如能和平，英國便可調遣所有的海軍空軍到遠東去，但是現在却不可能。總之，若在歐洲無永久的和平及合作，則美國的海軍空軍永不能越雷池一步。因此，英國如欲繼續其世界政策或帝國主義的政策，他一定要聯合歐洲，使在北海方面無後顧之憂。除此，尙應努力樹立一世界和平的機構，這種機構，不能以國聯那樣陷歐洲於紊亂爲其基礎。這是一個廣大的世界機構，正如大美洲政策一樣，是以大西洋間兩大文明的合作爲其基礎的。

對於大歐洲政策的反駁，我知道得十分清楚。他們的話，我若是寫出來，也可以寫成一本很好的反辯的書。總之，我們要完成這大歐洲的政策，本極困難，歷史中許多偉大的事業，那一樣不是幾經艱苦而後成功的呢？事業之成否，全看我們的眼光與勇氣。只要我們的眼光能看準未來，我們便可以改換歷史的事實；只要我們有勇氣，敢於奮鬥，我們必能成功。歐洲是準備着向前進的，試在歐洲任何國家去作總投票，即是德意兩國，其多數的人，也必贊成歐洲的聯合的。法國已早準備好了，一切只看英國的態度如何。他對歐洲若有準確的眼光，和十足的勇氣，那末歐洲的聯合，便可指日而待了。



歐洲的和平氣象

清澤淵
陳正之譯

——英法德的和平條件與中立國的調停——

戰爭的二個特徵

在這次歐洲第二次大戰可以見到許多特徵，其中有二個事實似乎特別惹人注目。一個是雖然作戰，卻採取了儘量減少犧牲的方法。希特拉在十月六日的國會演說中，曾說過「戰爭不僅對捲入戰爭中的一切國家有害，並且造成全世界的不安局面」的話，所以他是好像充分認識這樣的事實而從事戰爭的。對戰爭不採取極端的行動，也就是這個緣故。

又一個事實爲人所注意的便是交戰國雙方在開戰前後，沒有關閉和平之門。英法方面固然如此，就是德國也不忘在將來必要的場合上，留着準備交涉的餘地。原來在戰爭當初，以爲容易使對方屈伏，但看到結果事實卻是相反，所以現今已放棄這種樂觀思想，表示若能大略地貫徹自己的立場和主張，就不妨答應和平交涉的了。這是此次戰

爭在最初就有和平空氣的理由。

擊敗對方才停止的戰爭，與抓住任何一個機會而停止的戰爭，其中有很大的差別，前者因爲自始沒有和意，所以必然爲長期抗戰。反之，後者是經過種種努力之後，終於爆發的戰爭，故即不能那麼簡單的結束，也有握住任何一個機會造成和平的可能性。然則和平要怎樣才能實現呢？那就是在（一）雙方的要求相一致的時候，（二）山國際情勢和國內的變化，一方乃至兩方不得和平的時候。

這樣，欲知歐洲有無和平的可能，首先有明瞭交戰國雙方的主張和立場的必要。筆者曾經說過，認爲希特拉若在波蘭造成既成事實，那末英法將予以默認是毫無疑義。誠

然，這是對於英法的決心的輕視。但是英國如能表示其決心，則德國的對英態度，恐怕不致如此，他或不會有訴諸直接行動那樣的事情。這就是在德國合併捷克後，英國倉皇地對羅馬尼亞、波蘭、希臘、土耳其等國，在幾乎沒有分別的程度下，一律予以保障的理由。但是雙方都出乎彼此的預料之外，而終於戰爭起來了。

這樣的立場自然是不會沒有變化的。加以蘇聯向歐洲方面的活動，實與英德兩方以共通的恐怖。所以在戰爭爆發後四個月的一九三九年末，和平的空氣與和平的願望，比任何時候都濃厚。而在今日，正確地預測中日事變的解決雖是困難，但歐洲戰爭的透視，時間問題且作別論，却是漸漸地顯得明瞭起來了。

英法方面的和平條件

首先來看英法方面的和平條件。在第二次歐洲大戰中，何方須負戰爭責任暫置別論，而發出宣戰布告（嚴格的說起來，就是宣布進入戰爭狀態的通牒）的則是英法方面。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德國不答覆英國所發出的最後通牒，於是從那天上午十一時起便進入戰爭狀態，此時首相張伯倫即就戰爭目的聲明如左：

「英國與法國，今日應履行其對波義勝，對充滿惡意，非由挑發之攻擊，正在勇敢抵抗之波蘭國民，與以援助」。

（廣播演說）

「余不知自身應盡如何職責。但余確信必能見到希特拉主義之早晚趨於滅亡（喝采），恢復自由與和平，使歐洲再得蘇生日」（喝采）（議會演說）

我們讀了上面二段演說之後，就可明白英國的戰爭目的在於（一）援助波蘭，（二）打倒希特拉主義。但就打倒希特拉主義說，僅僅引用首相張伯倫在上面所說的文句，是不能明白其積極目標的。把英國的作戰目



倫伯張

標，說得較為明白的，還是九月十一日艾登的演說。艾登是爲了其外交政策和張伯倫不相容，於一九三八年三月辭職的，其後因了開戰軍復入閣，就任爲自治領大臣。他的演說是爲答覆九月七日德國航空部長戈林而發的。其中他說：

「及至今日，我們欲挽事態於和平，已不可能。我們不是與德國人民而戰，但非將措施壓迫與缺乏信義之納粹主義，逐出世界，決無和平希望。現在已完全沒有妥協之餘地，只有戰到最後之決心了」。（對英帝國及美國的廣播演說）

同日，英國情報部亦發表官報，謂「希特拉對各國政府的許多誓約，從無一履行之者，英國必須與可以信賴之政府間進行和平交涉，乃當然之事。」張伯倫也說「法國國民及英帝國國民，不僅爲完成對波義務，且爲使歐洲人民不復處於納粹侵略之惶恐中」。（在同日的議會演說）這便是在戰爭當初，爲了文章的語勢關係而想到的打倒希特拉主義，一週間後竟成爲有力的戰爭目的了，而其主要的說明者，怕還是十足理想主義的艾登。

當此期間，德軍攻擊波蘭，一方面，在九月十七日，蘇聯軍隊也開始進兵波蘭，十八日德蘇兩軍相會，十九日希特拉到了但澤，如後面所說的提倡和平，張伯倫聽了之後，即於二十日在議會聲明英國的態度。英

國首相在議會上說，英國不因蘇聯的進兵和希特拉的演說而變更態度，並反覆地說，「此次戰爭之最大目的，即在拯救歐洲於舉世皆知而連續不絕的德國侵略的威脅，使各國國民俱能維持其獨立與自由。」惟在此時，張伯倫沒有像艾登那樣強硬的說打倒希特拉主義的話，「英國政府不欲戰爭，再三言明有和平解決的準備」，保留着不能阻止德國侵略時的餘地。而第二日，首相就戰爭目的，對勞倫黨議員的質問，也回答說沒有附加說明的必要。

到了十月十二日，英國的和平條件便比較的明瞭。蓋早在十月六日，希特拉曾經提倡和平，對此，張伯倫在與法國及自治領經過協議後，就發表其態度如下：

（一）希特拉說要以承認征服事實爲前提，此乃絕對不可能者。

（二）和平的前提條件，須德國首先改正其在波蘭及捷克所犯之過失。

（三）僅僅德國現政權之言語，不足保障將來。保障將來者不在言語，而在現實的行動。

（四）將德國排出歐洲以外，非我們的政策。我們是準備審議各國正當的要求。我們要爲下一代樹立一種戰爭並非不能避免的國際秩序。

英國的這種態度，在十二月五日外相哈拉克斯的上院演說中，更爲顯明。他說英

國「不欲擴大領土或改變地圖，以謀己利。反之，祇須德國能恢復其所已毀之信義，則德國之在歐洲，當可享有其適當地位。」且謂召開休戰會議有二個必要條件：（一）須德政府有願意接受與吾人作戰旨趣相適合的條件，（二）大會所成立之任何決定事項必能以尊重。並謂英國一如法國總理達拉第所已說，「直至與署名可信之政府交涉時止，決不放棄武器。」

以上是英國的主張，戰爭以來可說一

德國的和平條件

德國之提倡和平，在最初，實不是提倡而是恫喝。德國以為對英、法的和平熱恫喝一下，結果他們便會放棄武器似的。同時，又取各個擊破的戰術，以離開英法，就是對英國強硬，對法國寬大。

這個恫喝的和平提倡，始於九月九日航空部長戈林的廣播演說。他在演說中誇稱其武力謂：「英法兩國將採取攻勢乎？果爾，則國防軍定必發揮其遠在彼等想像之上的絕大破壞力，敢在此時，警告英國」；並謂英國不是德國的敵手，他說：

「如元首所已言，德國國民與不虐待德人之國民，無論何時都可締結光榮之和平。惟我們決不允許我周圍之小國暗殺德人。勿以為提倡和平即與軟弱無異。我們有和平之準備。張伯倫君，如君希

實不變，但其中重點則隨事態之推移而不同，這是應該注意的。就是在最初，是以按拉波蘭為戰爭的最大目的，其次是打倒希特拉主義及不以希特拉為對手，再其次則以樹立歐洲新秩序為主要目的。而休戰的前提條件，雖依然以「與可以信用之政府交涉」為條件，但在十二月上旬，哈立法克斯只說「須承認與吾人作戰旨趣相適合的條件」，而並未加以詳細的說明。

望，和平即可成功。（中略）英國為何作戰乎？目的在推翻納粹政府。故他們非為保護其國土。但是我們則為保護其國土與國民而不得不戰。此乃極大之差別。故若必要，我們是準備有正當之和平。然而張伯倫則依然煽動戰爭。（中略）由英國之希望，我們果非與元首分離不可乎？這實是至關重大的事。」

在這演說中，戈林並未言及和平條件。僅對英國謂將立即停止戰爭。但有一個具體條件，即德國須在何種情形纔會與希特拉分離，這是不能想像

的。

希特拉在席捲波蘭的九月十九日到了但澤，在那裏發表演說。雖如德國所預告，他的演說是恢復和平的宣言，但觀其內容，則與戈林的演說無大差異。不過他說英國的憂慮，謂德國非至烏拉爾山脈為止，決不放棄其征服歐洲的夢想這事，由德蘇兩國的提攜是沒有理由的，且「德蘇兩國為緩和東歐事態，現在講求適當的措置」。但是所謂恢復和平的條件僅此而已，對於戰爭他還是採取三年、五年、乃至八年的長期戰而不以為苦。他說：

「英國既採取此種戰法，我們亦惟有使用較一切國家為卓越之武器。這現在為止，我等為避免屠戮之傷害，僅止於轟炸軍事施設。惟我已再三聲言，為適應敵人戰法，亦當改變我之戰法。」希特拉的不止單純的恫喝而提倡和平，



拉 特

最初是在完全征服波蘭以後，十月六日在柏林克羅爾戲院召開德國國會時所發表的演說。但在這時，精神主義的希特拉，其條件並不是明白具體的，惟主要者可區分如左：

(一)波蘭的征服和分割已為既定事實，必須獲得國際的承認。但就德國對波蘭言，雖準備承認其國家之存在，卻不能是反德的。

(二)從歷史的、民族的、並經濟的見地，設定德國國境。在東歐地方，惟德國與蘇聯有恢復和平之責任。德國要求舊殖民地之恢復。但不訴諸武力。

(三)以承認以上二條件為前提，召開國際會議。討論取消通商制限及創設國際通貨統制、縮小軍備及禁止戰爭中攻擊婦孺、解決猶太人問題等。

上述希特拉的演說，在英國方面認為不是提倡和平而是「命令」，當即予以拒絕。惟在德國方面，則以為是極大的讓步，會成立和平的。故如當時日本的同盟通信和其他通信上，都傳着樂觀的調子。

「據七日接近元首者透露消息，謂元首深信其提倡和平必能得各國甚深的考慮。」(柏林十月七日同盟電)

「柏林官場有力方面稱，若美總統羅斯福或其他有力中立國之元首能提議休戰，希特拉將與以響應。」(柏林十月六日同盟電)

「傍聽者皆表滿足。因元首之言乃將國民之希望予以表現。對於波蘭之存續與召開國際和平會議二者之提議，德國議員之感想認為英國將當即加以考慮。」(柏林六日發，朝日新聞特電)

希特拉與國民所想的已不止是近於和平，大似和平已準備就緒。故在同日的柏林電報有如左的記載：

「由英法方面來的好意的回答，大體可以由如下方式謀和平之再建：(一)由第三國如意、荷乃至美國之調停再開交戰國間的外交折衝；(二)休戰；(三)召開國際會議。」

從德國當局一方的預測看來，對於其本國的行爲是含着自信的微笑的。在從柏林到紐約的U.P.通信社的記事中有「德國方面想即連休戰召開國際會議，謀歐洲之安定與軍備之減少。希特拉元首確信和平有其可能性……」的話，然則德國何以相信和平有可能性呢？舉其一例，因為(一)羅斯福總統有調停的可能性；(二)墨索里尼的努力和平；(三)法國對戰爭決意的動搖；(四)英法國民的反對戰爭；(五)聯合國方面對收戰的危懼等。(紐約七日發同盟電)

對於希特拉的提倡和平，英法是予以拒絕。因此德國就向美國和意大利活動，以

發起和平運動。這便是十月十二日張伯倫發表強硬演說之後，德國新聞部長第脫利希與希特拉經過數小時協議，在會見新聞記者時所發表希望羅斯福斡旋和平的意旨。他說：

「張伯倫的所以會有不遜的回答，便是以爲到了最後美國會加援助之故。但若美國對英國勸告和平交涉而英國加以拒絕，於是美國通告不援助英國，那末戰爭是尙可阻止的，」他並說羅斯福如果調停的話，那末必可遲延開始全體戰的命令。德國的外交是高壓的，在發揮其特徵於最後，而英海相邱吉爾之言「不是這樣說說開始開始就算，實行起來豈非更好嗎？」則爲一般英國人全都想

要說的話。

同時，希特拉非常信任的親衛隊長希墨萊，受了他的旨意訪問意大利(十月十一日)。傳說其任務是關於和平調停，連意大利政府也聲明說視英法的意態如何準備出而調停。據說在十月十七日，新任駐英大使巴斯尼尼對外相哈立法克斯，曾明言關於中止戰爭，意大利是不惜好意調解的。

德國之放棄和平之意志大概是在十月廿四日外長里賓特洛甫在但澤的演說。那裏他吐出劇烈的反英論調，說：「由對於希特拉元首所提倡的和平的拒絕，可知英國的真意，在戰爭是顯然的了。」

中立國調停的真意

比利時及荷蘭兩國元首，十一月十七日
出而調停和平，究竟受了德國怎樣的影響，
不得而知，只是在此以前，德國曾有向荷蘭
和比利時進攻的姿勢，兩國都認真加以防
備。蓋直迄今日，戰爭是在德國和英法之間
進行着，但是這樣，就要擴大到荷比的頭上
來了。因此對於荷比的提議，我們可以看做
是真心的，且是欲以試探德國對兩國的意向
的。而就德國方面觀察，以前德國飛機飛至
兩國空中示威，乃是因為二國將出以何種行
動，而突破兩國或一國以進攻英法，則由國
內事情也受阻止。因此說起希特拉的外交路
線，他是把和平也想由戰爭的示威來爭取
的。這一點我們是不難想像得到。

但是這二個小國的和平提議，難以有委
態以上的效果，這在當時的觀測便已如此。
所以同時比利時前首相范齊蘭的渡美，其目
的在應邀美國出來調停，似是不能否定的
事。

正當這樣在內部進行着和平工作的時候
，一件國際事情帶着和平的機運發生了。那
便是蘇聯向歐洲的擴張勢力。關於此事，因
篇幅關係，不及詳述。但是蘇聯的攻擊，無
論對於德國和英法，都是不利的事情。依照
希特拉從來的觀念，——那是因為不能看做
政治動向之故，——蘇聯的發展雖然危險，
但比起英德的利害衝突，實不足齒數。所以
這事自然不至使戰爭立即停止。但想發見任

何一個口實的交易戰國，是有利
用這個問題的可能性，加以担
任調停的意大利和美國，在這
點上也是一致的，特別是意大
利，所以猛烈的開始反蘇聯運
動者，在防止巴爾幹方面的赤
化之外，對這邊不可不說也是
具有深長の意味。

至於觀望形勢的美國，在

十二月底，派遣 C. G. 鋼鐵公司經理戴樂，
以特使的資格到羅馬教王那裏去。羅馬教王
披奧十二世本已努力於和平運動，其忽與意
大利皇室進入親善關係者，據說對和平運動
也有關係。一方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和平
調停的意志上，政治方面並有第三期總統候
補的機會，因此出而作這樣的國際行動，這
將與之有利益，也是不能否定的事。

這樣，到了一九四〇年年底，裏面盛行
着的和平工作運動是不可不注意的。其主
要角色第一是美國，第二是意大利。據說講
和的條件中有下面的二條：

(一) 建設包含約二千萬波蘭人的獨立波
蘭國。

(二) 以希特拉為執政，實際上之權限照
舊，而在名義上設一皇帝，使希特拉之
地位等於墨索里尼之在意大利。(十二
月二十日，東京日日新聞羅馬特電)
但這二個條件，德國雖會同意，英法卻



羅 斯 福

不能承認。英法也許要由從來的立場，要求
如左的條件：

(一) 德國須以事實表示其誠意。(這有
種種解釋，如希特拉之退位即其一種，
惟此後亦不必着重這點之傾向。然
而無論如何，必須有一種行動或聲明發
表。)

(二) 約定解放波蘭及捷克本國。(因為
聲明亦是一種行動，所以具體方案可讓
國際會議去討論，但意志之表示是必要
的。)

以上各點如能妥協的話，那末休戰便非
不可能。如此，在一九四〇年底，歐洲戰爭
經過四個月，日子，相信和平的基礎工事可
比以前任何時候要穩固多了。至以連戰連決
為標語的德國，其所以不然者，雖是因為不
能那麼簡單的緣故，但是其中怕還是由於希
望着和平的緣故。不過此次講和，我們認為
德國方面是必須讓步的。

——譯自日本「世界知識」二月號



日本人的事變處理觀

張大年

以下四篇文章都是日本人方面最近對於所謂「中國事變」的處理所發表的議論。這四人之中，岡田喜久治是民政黨的幹部黨資部長，衆議院議員；田川大吉郎也是衆議院議員，不屬於那一黨；馬場恆吾是有名的政論家，讀賣新聞的評論撰述者；佐藤尚武是一個純粹的外務系人物，曾經做過林銑十郎內閣（民國廿六年）的外務大臣，是一個比較開明的外交家。各人的立論雖不同，但都有其共同點，爰爲譯出以供參考。

事變的前途悲觀乎樂觀乎

岡田喜久治

事變的前途如何

當地的情勢現在已經白熱化了，在許多方面顯示着很激烈的動態，所以今後的動向恐怕是非常的複雜。

觀察過了當地的人遇着目前的問題恐怕帶了許多的印象回去吧。若是把事情看難一點，也許會感覺到華北的開發問題呀，經濟工作問題呀等等許多問題都在擱淺着也未可知。又如事變究竟怎樣着落，怎樣去引導，以及中央政權問題等等也許有人用悲觀的眼光去看亦未可知，這種悲觀論者恐怕佔着十分之八九亦未可知。

然而假若超越其複雜的場面，從大局上或是遠觀地用一種由久遠的將來來觀察事物的看法來看的話，那末我的結論是在光明一

方面的。

首先從政治部面來看，向來日本人對於中國的看法是非常單純的，就是單純也因人而異，大部分的人都以爲中國只要用力量去壓服就行了，一點不放縱只用武力一貫地打下去的話，對方既是中國人結果必定可以使其俯首帖耳馴服下來的差不多都抱着有這種想頭。可是一經試行之後，却感覺到單憑武力想把他制服壓服下去的事情並不如當初漫然想像的那樣容易，這恐怕是事實，而把這種情形覺得最早的恐怕還是軍人，這次事變最勞苦的是軍人，他們在第一線奮鬥親身經歷的結果得到這種覺悟是當然的。就是因爲這樣，所以在外的軍人特別是責任階級很早自覺得到了。雖然不是全部的軍人，但是在責任地位居於指導地位的軍人們似乎頂

早就把這種實際情形看破了。

所以中國事變的現狀，誰都知道大戰爭是已經告終了，再繼續打下去看也沒有辦法，不知道怎樣結束纔好，甚至於結束感覺得非常之困難，換句話說，戰爭可以說是已經告了一個段落，武力戰已經告終了，用這句話來表明也可以，已經達到了這種實際情形是很明顯的，即使再把戰爭範圍再擴大下去也不能達到戰爭的目的，不能把握住中國的人心完成日本的新東亞建設的目的。現在無論如何非把戰爭的手段變更不可，換言之，戰爭應該由武力工作移到政治工作上。

近衛聲明的價值

早就看透了這種情勢表明了指導方針的就是近衛聲明。近衛聲明也決不是近衛所自創的意見，乃是誰者階級的輿論，不過是偶然被近衛所採取，很勇敢地以代表的資

格把這樣一種建設方針表明出來了，這一點我認爲很偉大。由某種意義看來，所謂政治家者非如此不可。當然，這並不是單是近衛個人的意見，乃是經過廟議而決定得到了天皇的裁可的日本國家的方針，說是天威尊嚴之下的日本國民的輿論也未嘗不可，但是把這個意思代表地提出來的却是近衛，故近衛聲明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對於事變具有偉大的遠觀力。事實上近衛聲明現在已經在發生效力，正在竭力依照着這個方針來處理事變，當然也還不免有許多批評和異見，但從大局上看來，包含在近衛聲明裏面的方針是最妥當的，現實的事情是其最好的證明。沿着這條線去處理事變超脫了向來呆板的戰爭結束的方式，非根據新的方式不可。換句話說，就是在東亞協同體、共存共榮、相互依存、相互關聯等等理念之下來收拾事變，不許在戰勝國戰敗國的觀念下來要求賠償獲得領土，或是在日本支配之下來造成一個新的中國。我們在當地會見了各方面的責任者都一致這樣主張。這使我感覺得非常可喜，若是每到一處地方就聽到許多各種各樣不同的意見，使人心裏就會感到不安，但是現在在華北也好，在華中也好，凡是負責任地位的各人的意見都很一致，以前雖有過相當的異論，現在却已完全消失了，在大局上大致都是非趨向近衛聲明這條線上來收拾事變不可，這就是中央政權工作之所以產生的唯一

動機。

對於中央政權工作我們在日本內地聽見過許多不同的說法，有的說非在中國施行總督制斷然用武力去壓制不可，有的說至少要在華北造成一個準滿洲帝國式的東西爲宜，有的又說就是製造出一個中央政權出來也只是爲中國人所欺騙結果是不成功的，還有更進一步的主張說應該和蔣介石直接交涉和平，若以汪兆銘等爲中心縱使造成一個新中央政權也決不會收到什麼結果的，真可說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這都是上面所說的那些對於現在的狀況不十分清楚的人所說意的見，實際上是不可可能的事。我們認爲中央政權工作在大體上是可探的唯一手段，向着這條路邁進是當然的。

對新政權方針如何

當然這不過是大體的方針，所以對於近衛聲明也許有非仔細斟酌不可的地方，就是關於中央政權的工作恐怕也有不是很簡單就可以行得通的地方，但是到今日爲止就當地的的工作情形看來似乎是很順利地進行着，當然也還不免有許多謠言流布出來，說什麼和汪兆銘的交涉陷於非常困難曾經幾次擱淺起來了，說什麼絕對無從談起，日本的要求汪兆銘又不接受，汪的希望日本又不能容納，種種可怕的誤解鬧得烏煙瘴氣樣的，這些據我們在現地所聽到的判斷起來，都是些毫無

根據的謠言。

當然就是和汪的交涉，在細目方面也不是沒有種種困難的問題，但是似乎都是適當地可以解決得了的問題。現在有所謂「中國事變處理基本要綱」，已經經過廟議決定了，包含在這個裏面的問題似乎涉及得非常之廣泛，我想認爲日本的要求已經到了相當的地步也未嘗不可。

這個交涉的標準是以汪政權建設一個新中國樹立新秩序，在達成中國民衆安居樂業所必要的程度以下以後中國以獨立國的資格在中日提攜之下能够發展下去，非以此爲前提去考慮不可。若是在日本的傀儡的形式上去做的話，中國的民衆也不會承認，因爲這樣，爲什麼作成新政權，爲什麼停止抗日，爲什麼大家要擁護新政權，就有點莫名其妙了。所以非使其具有足以把握住中國民衆心理的內容不可，又從日本看來，這次事變已經費了這樣大的犧牲，以後若是不能在中日永遠互相提攜尤其是若不能達到開發中國經濟的目的的形式上來作成新政權就毫無意味了，非在其必要之下滿足一切要求不可，因此若是提出太過於苛刻的條件，就會把製造新政權的意義喪失掉了。汪氏和日本的關係若說是汪氏響應近衛聲明而起來建設東亞的新秩序，那末，利害關係應該是一致的了。這個關係並不是和汪氏相對立的關係，不能把他當做別國或外國看待，一切條件的當否

若是於中國不利益的話，可以說也就是日本的不利益，所以利害是一致的。又從別方面來說，日本現在無論什麼條件都可以自由自在提得出來，但若單從日本的立場來做就會變成傀儡了。若是傀儡化了就是作成新政權也不能把握住中國的人心，非在這種立場上來考慮新政權的工作條件不可，總之，我們的目標是要使中國民眾脫離重慶方面來歸附新政權。因為是這樣巨大複雜完全帶着新味具着新內容的工作，在其方法手段技術方面有着相當的困難是當然的，所以幾費去了兩三個月來研究。現在總算是在這樣的立場上得出了大體的結論，大概總可以實現出來。

駐兵問題怎樣

使新政權能够成長發達起來，今後在長期間內困難還多得很，我的意思簡單地說起來就是中國恐怕要變成三國志時代的情形也未可知。汪政權即使成立了，要使重慶政府屈服或是解體是很困難的，重慶政府只有更加硬化，若是如此，而日本是「不以蔣介石為對手」的，和重慶依然是相對峙。重慶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這兩者必有相離之日，這樣一來西北地帶就會成爲共產黨的根據地，西南一部分地帶以四川雲南爲中心就會成爲蔣介石國民黨的殘存割據地帶了。要重慶的國民黨屈服下來響應中央政權在形勢上也沒有希望，結果，共產黨，殘餘國民

黨和新中央政權在暫時之間，成爲以前的三國時代樣的彼此對立狀態也可以想像得到，中央政權依然受着日本的援助和殘餘國民黨共產黨相對崎抗爭，似係不可避免的運命。然而我們的目的是在糾合殘餘的國民黨，因此非着着進行第二段的一切工作不可，這就是使其漸次分裂，或使其參加中央政權，換句話說，就是設法使其內部分離或是進一步到了某種時期非以蔣介石下野或是到外國去使大部分國民黨歸附到中央政權爲目標去進行工作不可，在沒有實現以前只有一面戰爭一面工作加以武力的壓迫也許是必要的。即如駐兵的問題，也要分爲防共駐兵和治安駐兵兩種，而日本又非顧慮到永遠防共不可，所以主張在蒙疆地帶和華北方面永久的防共駐兵也是當然的事。治安駐兵到了新政權很有力量的時候，在原則上把治安責任交還給中國，自是當然的次序，不過在目前的狀態下就是想交還也無法交還，由中央政權看來，在面子上自然是希望日本的撤兵愈快愈好，但在事實上若把兵撤了，中央政權恐怕也就很困難。既然是一個獨立國家，中央政權要保持一種足以確保國內治安的武力，自是當然的事，但在現在想造成足以和共產黨以及重慶政權相對抗的強力的軍隊也沒有希望，在這種必要之下日本的暫定駐兵，在華中方面也是不得已非駐不可，這一點似乎引起了許多的問題。中央政權派方面曾經提出

兩年或三年以內撤兵的希望或主張出來，但這並不是預先可以設定一種年限出來的，非適應着當時的情勢不可。然而原則上新政權保持其獨立國家的體面，若是能够有這樣的武力，那末撤兵也是當然的事，日本也不是什麼願意駐兵下去，所以這也不是什麼解決不了的難點。

經濟工作如何

日本儘量基於近衛聲明的大義名分援助新政權的發展，新政權又在這種委態之下可以收攬人心進行統一全中國的政治工作。所以當然非採取長期的態度不可，若以爲中央政權工作成功了，戰爭馬上就會終止那就大錯特錯了。不過比起照現在這樣無底止地打下去要好得多了。

以上是中央政權工作的大概情形，另一方面也進行着經濟工作。不消說對於中國的經濟工作，治安的維持是一個大前提。治安若不能確保，則開發華北的資源和進行經濟工作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的事。這種治安工作，由於中央政權的成立很可以促其進展，且以得到一種大轉換，這也是我們所期待的政治工作。這樣中國的人心漸次倚附到中央政權來了的話，抗日意識就會轉變了而且非大大地轉變不可，到了那時候，殘敵的掃蕩和匪賊的討伐，就很容易辦了。他們的執拗的抗日排日的精神也就會消失，而且非這

據做，治安工作就不容易完成。

治安工作有了進步，同時經濟工作也可以進行，就可以圖謀大進展了，這樣一來，中國的資源開發就前途洋了，日本經濟工作的大發展於是乎就可以大顯其神通了。這也是前面已經說過的，原來預定兩年可以辦到的結果却需要四年的狀態，這是非常困難的問題，然而却是前途很有希望的問題。

在經濟方面現在成爲僵局的是貨幣問題，這個問題或是把通貨統一起來，或是設定新通貨制度，總之，現在的狀態實有打閉的必要。現在在華北華南方面物資的流通完全被阻礙住了。聯銀券是和日圓聯繫着，日圓和華元保持着相等的價值，另一方面又有法幣，法幣由於逐漸的法幣討伐也許會消滅，但是法幣的消滅究竟是好是壞却是一個大問題，不過不久新政權就會成立能够從事治安工作的話就可以想出適當的方法來，所以非和新政權協力的下來講求對策不可。或許和各國也取着協調聯絡在這種組織的下來考究新通貨政策的話，似乎也可以行得通。

戰爭的收獲

日本有戰果全收的問題，這次戰爭爲什麼打的當然非想一下不可，但也不可操切，就是想一部分一部分零碎地來收取戰果也是不可以，不必操切，不必零碎地來收取戰果，只

從近衛聲明的立場真正以中日經濟合作的意思想幹下去，無論怎樣，日本現在的經濟力量在中國的自由競爭之下相信確實可以在中國得到很大的發達。

由這樣的大局來看，中央政權工作也非明白地認識清楚不可，再以堅忍持久的精神去幹的話，我相信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不過在這期間內，日本的經濟力如何繼續下去是一個最大的問題，我想此外沒有什麼困難，只有這個問題。換句話說，就是歸結到國內問題來了，所以無論如何這時候非從國內政治調整着手不可，總之把經濟力量好好地調整起來以堅忍持久的精神立定大陸經營的決心幹下去，這兩三年之內即使千辛萬苦，若經過三四年之後，我想也就漸次進到收獲的時期了，這是很明顯的事。

所望於現內閣的

田川大吉郎

由這種意味說來，我對於前途是樂觀的。只看着目前的事情那就糟了。我們對於僵持的局面決不可氣餒，僵了的時候就可以發生新的想法來，日本人決不是沒有智慧的，若只是這樣那樣亂七八糟下去只從悲觀方面去看那就完了。若存着帝國主義的想頭，鐵路的利權怎樣呀，獲取產業上的權益呀，用這種零碎剝削強盜式的小裏小氣的想頭來幹的話，那就只有糟糕一團，依然還是受着中國的全面反對，爲什麼引起這次的事變來也弄得莫名其妙了，只是反覆地繼續紛爭而已。這時那怕是吃一點苦日本人也不要存着這種想頭，只徐徐由大局着想依照近衛聲明的精神進行對策是最緊要的事，如果是這樣的話，前途也就有光明了。

——譯自日本 Diamond (二月廿一日出版)

只有米內新內閣機會有點什麼辦法。或許可以把時局收拾下來，這種普通的觀察當然我也有。並且還抱着很懇切的希望務必好好地收到圓滿的成功。不過前途依然是遍地荆棘，由於米內大將的登場，有的認爲多少減輕一點，有的却又認爲增加了一些。

第一是中國事變的處理，我抱着兩個疑問：

(一) 汪兆銘的中央政府果真能够舉中央政府之實，能够很快地吧時局收拾得了麼？

同時我還敢冒着輿論的反感要說出來的：

(二) 近衛政策真的是正在逐漸成功麼？是不是有可以成功的理由的東西呢？對於第二個疑問非添上如下的註解不

可：
 (1) 所謂近衛政策之一，就是對於中國沒有領土慾和不要求賠款，這是其最大的眼目。

(2) 在此以前，前年一月近衛內閣發出了特異的聲明說不以蔣介石為對手。

我把這兩個包括起來稱之為近衛政策，而發出這是不是有可以成功的理由的東西疑問來。

米內大將內閣的新政策雖然還不明白，然而似乎必定會發出踏襲近衛政策的聲明出來。

對於汪兆銘政府的疑問是：

(一) 關於其中央政府的形式(甲) 是否以其備整然的中央政府的形式？

(乙) 是不是和各地方政府採取聯立的形式而勉強冒用中央政府的名義？

(二) 與其是這樣，是不是可以做到說服重慶政府將其有力分子拉過來使蔣介石一派的勢力自然解體呢？

(三) 經過了四年的戰爭是不是能够停止，事實上的時局收拾今日是否可以做到？

我對於這些是抱着悲觀的。

日本對於歐洲的戰局採取着中立不干與的方針，然而，這其間自然就發生兩種潮流，這個潮流如何決定或是如何去疏通的問題和當前的中國問題是相連結的，彼此有如

掌之表裏唇齒相依的關係，二而一，一而二形成一種相依難分的狀態。

日本曾經和英國提攜對付俄國——日俄戰爭是日本和俄國的戰爭，決不是聯合起來和俄國戰爭的意思——後來又想和德國提攜去對付因而締結了防共協定，因為德國突然和蘇聯結合起來了，因此對德國發生了厭惡的人也有，當時沉迷在這種噩夢裏邊的人實在不少。而在表面責備英國的人的方面稱讚他的長處強處的聲音也還不斷地在繼續着。

我認爲把這些思想怎樣去引導實在是今日最大的問題，而且是百年大計的問題，真的，這是百年大計的問題。日本的盛衰興亡都繫於此，因此非深加考慮不可。這是今秋必將要決定的，和目前的中國問題相連結起來必將同時決定的。新內閣總真正可以把它決定，而且非決定不可，但是當真會決定麼？新內閣的使命是應該明目張膽的。

對於這個局面，我應該怎樣說呢？我還想避開不說，但是(一)不以蔣介石為對手和(二)不干與歐洲的現狀，這兩種說法，

我認爲都是消極的異曲同工的说法。

因此若把(一)緩和下來就可以把(二)變更，當然這還是要看我們的方針如何，也許變通的時候會到來也未可知，而潮汐干滿的勢力什麼都可以做到，現在應該變通的形象已經一天一天迫近起來了。

當此時，我們的陸軍方面主張現役大將不宜當國政變理的大局，這雖是正論，但聽起來似乎有點異樣，而海軍方面却承認現役大將可以當大局之任，這雖是現實的事情也不免有點異樣之感。數年來的經過不明然而然使我們發生了這種感想，兩者却很能够互相協調，這是很好的，但願這種協調能够永遠繼續下去。

不知要到什麼時候纔能使我們沒有這種異樣的感想，可以看到相互渾然的融和，不僅僅是軍部，在國民全體之間在中日兩國之間，並且擴大到世界各國之間實現出來呢？

——譯自東洋經濟新報(一月二十日出版)

日本到何處去

馬場恆吾

不記得是誰說的有這麼一句話：所謂天才並不是什麼特別的人種，乃是一個普通人集中其精力於某一件事上而成爲天才的，我想這是的確的。一個只有普通視力的人，藉

着顯微鏡的力量，集中其視力於某一細微點上，就是細胞的組織都可以明瞭地看得出來。國家也是一樣，若把她的力量分散來就是一個大國也做不出什麼事情來。若是把力

量集中在某一處，那就一個小國也可以做得出驚天動地的事情來。只看芬蘭以一個小國，也可使蘇聯的大軍受着莫大的打擊，就可以明白了。

日本現在正集中力量在中國事變上，不是現在，自昭和十二年（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以來，過去兩年半中，都是集中於這次事變的解決上，至少應該是這樣。若是沒有集中力量在這個上面的話，那就那時的政府非負責任不可。在中國事變勃發之前，我們這班門外漢都以為只要有日本軍兩師團，就可以蹂躪中國四百餘州了。然而戰事互兩年半之久，蔣介石依然還堅守在重慶，高唱其能夠得到最後勝利。我們認識錯誤之點並不在於日本軍的強弱，乃是在中國面積的廣闊和人口的衆多，對於這方面的估計實在犯下了莫大的錯誤。日本軍雖然很勇猛果敢征戰幾千里佔據了許多中國的重要城市，但是中國的領土剩下的還有一半以上，日本軍如果要去的話也許可以一面哼着小調兒一直打到重慶去，可是我們全國國民的視力却集中在打下重慶之後又怎麼辦這一點上。所謂事變解決的重心恐怕也就在這一點上。

這麼說來，當然就發生「日本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去」的問題來了。用兩師團的兵力就可以把中國全土征服下來這種想法，只能看做是我們門外漢的一種空想，可以付之一笑。但是日本到何處去，能够走到什麼地方

去？關於這一點，在認識上和決心，不但我們國民有反省的必要，就是政府也是必要的。自從中國事變發生時候的近衛內閣以後的政府都是官僚內閣，這種內閣之出現並不是由於人民的要求而出現的，就是在某種程度上代表着國民的政黨也沒有發言權，政府所決定的國策並沒有預先得到國民的贊成，乃是政府任意決定實行起來的。國民因為這是國家的大事，所以總服從政府的方針，但是決定這個方針的責任從是應該負的。而在政府的方針上，究竟想把日本帶到什麼地方去，到了現在我們是想請教講教的。

近衛內閣在經過了一年半的戰爭後，纔說出戰爭的目的是在「建設東亞新秩序」，而內閣本身却不想達到這個目的就辭職了。平沼內閣單只觀望着歐洲的形勢，結果自己承認認識不足隨即退下去了。阿部內閣則不但根本沒有想到要把日本帶到什麼地方去，並且還演出使國民生活陷於混亂的失策而倉皇下野了。日本到底到那裏去呢？應該決定這個方針去實行的政府，卻鬧成這個樣子，我們實在看不出是集中其一心不亂的精力來。然而這並不是開始就和國民商量了幹出來的事，究竟是怎樣的方針，怎樣來決定，這些都沒有對國民公開過。所以在國民方面，真不知道究竟要怎樣做纔好簡直無從說起，又因為隨便發出議論恐怕於國家有害，所以就議論也很謹慎，只是對於政府的所作所為

抱着驚異，除了莫名其妙地看以外也沒有旁的辦法。

若是有人說國民並不是這種狀態，那他很願意謙讓受教。即使是想把日本帶到一個什麼地方去，也不是使國民在這種狀態之下可以做得到的。舉個例來說，這雖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譬如關於米和木炭的供給，有的出產地米和木炭堆積如山，所以不運到消費地來的理由雖有種種說法，但是若是國民全體都有幫助我們政府的意思，很認真地來協助的話，情形就決不是這樣的，米和木炭恐怕立刻就會毫不缺乏地充滿全國了。然而國民方面卻沒有這種心情，叫他們把官僚內閣當做是自己的內閣，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特別是近來的政府在計劃些什麼，因為不公開的原故，國民就只好自顧自地各自為己的生活採取自衛的辦法了。因此，所以政府就是怎樣去勸導也得不到國民的協助的。

米和木炭是一個小問題，但是卻和把日本帶到什麼地方去這個大問題是一樣的。無論你想把日本弄成功一個什麼東西，結果若不是和日本民族的力量相當的話決不會成功，但若是國民自己認為如果是這樣的話一定可以做得來，是這樣自己下了決心的方針就必定可以成功。若至如由官僚內閣的獨斷來決定的方針而與國民相遊離的，那末大部分不過是在砂上所寫的字而已。米內內閣雖然

也是官僚內閣，但在大大地借重政黨人和民間人的力量這點上，比較是和國民相接近的。但願能夠和國民打成一片，能夠把國民

事變處理的前途

佐藤尚武

的力量集中在某一點上就好了。

——譯自一月廿八日東京讀賣新聞

中國事變自發生以來已經經過了兩年半了。這其間中日雙方都費去了莫大的犧牲。日本犧牲了若干萬的精兵和幾百萬萬的戰費，現在國民都還是一致團結着拚死努力於東亞新秩序的建設。至於中國呢，因為採取抗日政策的原故喪失了數百萬生靈，被佔去廣大的地域，現在退到四川的裏頭裏頭繼續着消極的抗戰。關於這次事變若是退一步由第三者的立場來觀察的話，在這次事變上要知道日本的武力所能達到的範圍自然也有一個限度，中國在兵力的抗爭上想戰勝日本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事。如果是這樣的話，中日兩國現在已達到了都應該冷靜地考察這次事變的可能的結果，對於東亞的將來作一種哲學的判斷的時期了，若還只是漫然地維持着過一天算一天的政策，事情就太重大犧牲太多了。

日本國民是否國民全體都有這種自覺且不去管他，總而言之事實上是為建設東亞新秩序而從事戰爭。所謂「東亞新秩序」具體的說起來究竟是指什麼呢？在國論上還沒有明確地表現出來，意見因人而異，政府當局

也沒有下一個確乎的定義。因此在國民方面還沒有十分明確地瞭解其意義是事實，雖然是這樣，日本國民却在國民運動的形式上向着某種目的前進着，這就是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建設是也。

新秩序這個觀念有些人把它很狹義地解釋着，就是說東亞是東洋人的東亞並且只限於是東洋人的東西，這種思想是排他的把歐美人在東亞所占的地位推翻而出日本去取而代之的意思。另外一種想法就是在東亞為東洋人的東西這個根本原則上可說和前者是一樣的，但不是排他的，在不威脅東洋人生存的範圍內承認歐美人在東亞的權益，在將來也還是維持門戶開放機會均等。

我自己是不想把「東亞新秩序」解釋得很拘泥，對於東洋人的東洋這個根本觀念不但完全贊同並且還堅強地主張，這和歐洲是歐洲人的，東洋人不適是客位，南北美洲是南北美洲人所占有對於歐洲人的侵略加以防衛是一樣的，東洋完全是東洋人的生存地域應該防止歐美人的侵略自是當然的事。但在只是限於東洋人的東亞內想把歐美人在經濟

上的權益也一概加以否認這種想法，實在是自已把世界看得很狹隘，把自己由東亞以外的部分排斥出來的一種想法，我認為在東亞採取排他的政策，把自己驅逐於全世界以外的這種政策實在是愚笨得很。

可是把東亞完全開放作為九國條約主義的完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的施行地帶讓其存續下去我也很反對。東洋是東洋人結成國家確立其生活根據的地方，一個國家為謀其生存有其生存的必須條件，我們不能不把我们自己生存所必要的最小限度的必需條件在東洋地方優先地確保着不可，這是一個國家為謀其生存於某一地域內的當然的權利，把自己生存的必需條件也讓給別國是斷斷乎沒有這種道理的。美國在美洲大陸上首先專心專意於確立他們自己的生存基礎這是毫不足異的事，所以在東亞要採取完全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也是不可能的事。

日本既是九國公約簽字國之一，我這種主張當然要受到違反條約的責難，這種責難我甘心忍受，我是有理由的。

九國公約締結的時候是一九二二年的時候，那時還是自由貿易主義時代，不錯，在凡爾賽和約締結之後的世界各國都被當時蓬勃而起的國家主義所迷惑，在通商貿易上也變為採取保護主義、差別主義了，這是事實，然而，其成為主義上的問題是一直到一九二七年的日內瓦經濟會議的時候，全世界

都還標榜着自由貿易主義。那末，在一九二二年締結的九國公約提倡中國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也就不足為異，因為是世界共通的主義的原故，所以日本也簽字了。但是這個主義日趨薄弱特別到近年來無論世界任何地方都沒有維持這個原則的地方了，就是在南北美洲大陸上的通商差不多都是封鎖的和差別的，即使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沒有差別樣的，而由其稅率的巧妙的規定，某一國家的商品陷於完全受着差別的不利狀態的實例很多。時代的確是變化了，日本在非取給其自己生存的必需條件的中國主張和九國公約相違背的主義並且在實行着，這也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總而言之，在遠東方面中日是主人歐洲各國是客位，這一點非弄明白不可，直到華盛頓條約時代主客的地位是顛倒的，以後經過了十四五年之間遠東的情形變化得很大，現在實有把這個主客的地位掉轉來的必要。由外交上看來，非作為是這次事變的最大收穫不可。誠然，這種想法和九國公約的精神是背馳的，但是我們決不能永遠為這二十年前的條約所束縛，若是合理的進展，我們就非勇往邁進不可。

蔣介石在把軍閥跋扈的中國統一了這一點上的確是中國有數的人物，但是把中國統一的根本思想擺在抗日政策上面就犯着不可挽回的錯誤。但是對於他所採取抗日政

策也不能專只責備他一個人，日本方面也不能不承認有一部分責任，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終至退出了國際聯盟而這件事所給予中國國民的衝動如何我們也非想一想不可，而在滿洲事變後伸展到了華北的日本的勢力對於中國國民的感情更加上了一層刺激。

就是在滿洲事變以前日本也曾被屢次發動的抵貨運動所苦，不但當然應該伸張的日本的商權受到阻礙，而中國人所用的手段也有卑鄙的違反人道的，因此日本國民的憤慨也激烈得很，然而日本方面也不能不自己反省一下，非如果完全在彼方的時候無論怎樣強硬和中國去談判也是當然的事，倘若是有由於日本方面的橫暴無因而引起中國民衆的憤激的事實，那末，即使發生抵貨運動，在日本方面也非負一半責任不可，這些都姑且不說，總而言之，這些原因累積起來成為蔣介石的澈底抗日政策的結果就是目前的慘澹的大規模的戰爭，在中國方面除了戰爭的慘禍以外什麼也沒有得到，就是日本方面也費去了莫大的犧牲陷中國民衆於極端的貧困，其結果只有成為他們衆怨之府，想由這種混沌的情形中恢復秩序建起永久和平的基礎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日兩國面對着這種事應彼此實在應該深切地反省一下。

可是若是蔣介石仍然繼續其抗日政策則日本為要撲滅他就非戰不可，假使他的政策是戰爭的直接原因，這也是當然的事。日本

的目的是中國抗日態度的改而且要和日本協力，在中國沒有改變態度以前東洋和平的恢復是沒有希望的。

日本的對華要求此外還有後面所說的兩個重要的東西，不過問題的重心是在中國的對日態度改變，日本在這一點上要得到安心和滿足是第一要件。所以若是蔣介石明白抗戰之無益翻然改變其態度的話，日本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他為對手共同努力於建立和平的基礎，只是實際上他已經和蘇聯密切聯結在一起，想他很急速地轉變態度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事。可是現在有一個以和日本協力合作相號召站在陳頭的汪兆銘，日本對於他的中央政權的樹立將給以幫助自是當然的歸結，當然日本和對於日本表示好意的中央政權的協力即使成立了，而蔣介石無論如何恐怕還是繼續抗戰，和他的戰爭還是不能停止，日本方面戰爭的形式雖可變更，若是蔣介石始終不放棄其抗日政策，日本就非有打到底的覺悟不可。

中國事變處理由汪兆銘的中央政權樹立開始是很對的，而且同時這也是東亞新秩序建設的基礎。汪政權是否應以國民黨的基礎建立起來是要看中國國內情勢如何而決定的問題，汪政權要以中央政權的資格出現要博得國民的與望是絕對必要的事，不特多言。欲博得國民的與望，中國的領土主權的完整實為第一要件。和日本戰爭的結果若成爲完

全的敗戰國家將國家的權威完全喪失了去，在汪氏方面非避免不可，所以領土的割讓和戰敗國向例的要支付賠款在汪氏是絕對不能承認的，而日本之所求於中國者只是協力，並非屈服領土割讓和賠款等等開首就沒有想到，把這個意思宣示於天下的，就是前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衛聲明，由於這個聲明，對於日本政府的真意確有了諒解，繼有汪兆銘的逃出重慶和中央政權樹立的運動。所以日本無論怎樣始終應該忠實堅守其基於自動發出的聲明是用不着多說，這是不容有絲毫疑義的。

本來把誘發這大事變的蔣介石的抗日政策撲滅之後，日本除了要求中國協力之外，為結束戰爭還有兩三個重要的要求，一個是中國承認滿洲國，二是合力反共，三是經濟合作。一和二是恢復和平的基礎條件當然用不着多加解釋。關於三的經濟合作，我主張應該只限於日本生存上必需的範圍內，這上面已經說過的，若只是在這個範圍內的話，中國方面也可以排除萬難優先地以中日合辦的形式允許日本。資源不豐富的日本不能不在大陸求其立國的基礎條件，所以希望中國方面對於日本這個絕對的要求不要過於吝惜。並且這也並不是要斷中國方面的利益，對於處於地主地位的中國的利益，必須要以盡量擁護的心事去計劃，所以經營的形式也以彼此合辦為最適宜。

並且日本在經濟合作的形式上對於有使中國的獨立成為有名無實的事情，非嚴或不可，否則日本就抓不住中國的民意，縱使中央政權成立了，也不過是一個沒有民意做基礎的浮游政權而已，這種政權無論製造多少出來在國民的面前沒有絲毫的權威各外國也不會和他往來，結果還是不能發見和平工作的端緒來。况且近衛聲明是指示帝國政府對華處理方針的唯一無二的聲明，一切都非以這個聲明為基調去安排不可。汪兆銘因為這個聲明總起來的，他的中央政權樹立工作的基礎也就在這個上面，萬不能使汪氏感覺棘手，假使有這樣的事情，就是違背了近衛聲明也就是日本國民全體的恥辱。

現在再對於各外國在中國的既存權益說一說，日本所要求的經濟合作除開日本的必需條件以外是可以和各外國的既存權益兩不相犯的，歷代內閣之所以再三聲明尊重這些權益也是因此。不過在基於軍隊作戰上的必要的場合，就是外國無論怎樣抗議也不得不停止其權益的行使固不待言，各外國因此而受到的損害在中日兩國還在戰爭狀態中也是萬不得已的事。

以上的見解是很單純的我想用不着再加什麼註解。重信義的日本人，充滿了日本精神的日本國民當然非在這個見解之下採取一致的行動不可，真的日本精神是廣大無邊的包涵萬類的，昨日之敵若是翻然悔悟，則今

日就可忘却舊怨互相擁抱了，並且也可以以禮相待大家立於平等的地位了。

一個國家的國民對於別一國家的國民，若是懷着一種優越感決非所以求永久和平之道，對方對於這一方的優越感必用盡一切手段來反抗，優越感在異人種間最為強烈，即在同一人種間也有可能。我大聲高唱日本國民要丟去自明治二十七八年的中日戰爭時候起對於中國民族所抱的偏見，應該立於平等的地位和他們相交結！若能如此則中國國民也可以把對於日本國民的偏見除掉和我們握手了。要是這樣東亞的和平纔真正可以實現新秩序的建設也就有頭緒了，而且這樣纔能夠達到中日共存共榮的目的。

對於這種見地的一個有力的反對論就是日本在這次事變中犧牲太大了，若是用這樣溫和的態度對於地下的英靈實在對不住。這話當然也有道理，特別是出了犧牲者的家族恐怕大家都是這樣想。但是為了這樣大的紛爭而犧牲了的護國的英靈不是可以用賠款和割地這種物質的代價得滿足而限目於地下呢？我們不是現實地得到了一種教訓麼，包含有物質的代價用強壓的手段所作出的和平條約決不能實現永遠的和平。凡爾賽和約的末路怎樣？不是在和平恢復後纔二十年歐洲又陷於戰禍裏面去了麼？滿洲事變後纔經過六年我們現在又和中國在相戰，縱使中日兩國間和平有再現的可能，但在這六年中竟至

三次拚死相鬥，這種真是對不起地下的英靈哩！我們決不可貪圖近視眼的和平求一時的苟安，應該要在中日間築成永遠和平的基礎，兩國的紛爭非在武力行使的方法以外去求其調整不可。中日兩國若真能實現心理間的融合，那麼確實的和平的建設決不是不可能的。將來若達到了終局的和平的時候，中日兩國居於責任地位的政治家們實有常常往來努力解除雙方誤解的必要，我們這兩國的外交部長互相訪問在以前是絕對沒有過的事，若老是這樣想把利害關係極其錯綜的中日兩國的國交弄得圓滿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

在歐洲方面若拿上次的明與會議的例來看，大英帝國的宰相自己也曾三次親自跑到德國去過，不錯，戰爭依然還是免不了固然是事實，然而若是沒有彼此負責任的同樣地位的人的會見，大戰恐怕老早就已經發生了，總而言之，由東洋的和平維持機構的現狀看來，我們實覺得東方的政治家和歐洲政治家們的活動情形實大相逕庭。

我們正面對着中國事變處理的大問題，以這個大問題為中心和各國的關係也非調整不可。國際間的離合是轉變無常的事特別是最近歐洲的情勢，國際關係的變化更為激烈，一切都非以本國為本位去設想不可，因為在這方面受了壓制立刻就要跑到那方面去，決不是這樣簡單的事情。

去年十一月三十日的紐約先鋒論壇報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登載的寫耳他李勃曼 (Walter Lippmann) 的論說，當時早就由同盟通訊社將其要領傳出來了，他認為日蘇接近對於日本是一個危險政策，他這話是大可以做他山之石的。

美國對日本在中國所採的行動在表示抗議的意味上廢止了日美通商條約，現在由日本方面變轉方向向着美國在目前是不會有的事，日本並不是願意和美國相離，實在是美國離開了日本。然而美國只要看日本的態度如何在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一般努力上面是準備互讓協力的，而且只要中國的主權逐漸恢復同時也可以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地位的，若果如李勃曼氏所言這就不能不說是美國輿論的一個大進步。日本在正當的主權國的中國所要求的不過是為白己生存所必要的最小限度的特殊地位，所以以中國問題為中心的日美間的諒解，在其究極上實在是可以做到的事。要之，日本方面所走的應該是以前近衛聲明為基調的公正的運路，美國方面只要丟掉對於日本的偏見對於日本所企圖的新秩序之為何物予以好意的考慮就行了。

——譯自中央公論（二月政變號）

☆ ☆ ☆

國際大事口誌

一月一日 日本第七十五屆國會復會。美衆議院海委會核准六萬五千元左右之三年造艦程序，規定建造新艦二十一艘。

二日 巴爾幹協約國常設政治會議在南國京城開幕，四國外長舉行初步談話，決定協約國有效七年。

三日 巴爾幹協約國繼續會議，討論一般國際大局，特別注意於經濟合作問題。意駐英大使訪英外相，討論巴爾幹問題。

四日 巴爾幹會議閉幕，主席維外長加芬古宣讀公報，內容包括七點，而以保守中立為主。蘇芬戰事轉趨激烈，喀萊里亞地峽日來均有惡戰。

五日 英法最高軍事會議舉行五屆集會，目的在保障英法合作範圍中之更大效率，對供應問題，尤加注意。

六日 日貴衆兩院全體會議席上，有田外相報告淺田九交涉經過，日英同時發表牒文。巴爾幹會議結束後，土耳其外長與保加利亞總理進行談話。拉多加湖東北芬軍又獲大勝。

七日 英法葡比瑞等十國代表在海牙集議，謀成立一新團體，對國聯之經濟與社



俄國與波羅的海

Wolfram Gottlieb
楊光正譯

俄國今日在波羅的海的動力政策，不是新的，這表示她恢復了傳統的強權政治。九百年來，她曾力求向海洋發展。早在一〇三〇年沙皇耶洛斯拉夫 (Yaroslav) 治下與一〇六六年胡賽斯拉夫 (Vseslav) 治下，俄國便開始通過獨立的拉脫維亞部族的地域，以完成這個政策。猛烈的抵抗，逼迫她退回。中世紀末，她鞏固了領土的統一，組成一個堅強的政府。她擊退侵入的蒙古人，獲得大片富饒非常的領土。但是通到海洋和外界的要口，仍然沒有。黑海已為土耳其所掌握，白海則尚情況不明，於是唯一希望只有波羅的海。可是德國的漢薩同盟 (German Hansa) 控制着它的海面，獨佔着商業來往，而在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又為條頓武士團 (Teutonic Order) 阻止着俄國的擴張。

一四九二年舊俄建築了伊凡哥羅得 (Ivangorod) 大城堡，才控制了那代灣 (Bay of Narva)。這是向海洋發展的第一步。伊凡四世 (Ivan the Terrible) 希望由此「把那使歐洲各國臻於強盛的文化帶給他的人民」。這個偉大的專制魔王是一個明慧的政治家，他知道西歐列強唯願俄國始終在半野蠻的孤立境况之中，然而他却要俄國有工匠、藝術家、教員，以及所有兇猛的發明中最厲害的火藥，倘若缺了它是再也不能取勝的。好像今日的新太林一般，伊凡看見德國站在他的一邊，執迷於別的地方，而為政治陰謀削弱了國力的時候，就抓住這個機會。他要求在波羅的海中為其民衆取得經商自由，廢止條頓武士團與波蘭的防禦條約，以及撤去「保護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的德軍。一大羣代表遣往莫斯科，無可如何地與之進行磋商，結果認可了。這增加了伊凡的慾望。現在他要一個本國的港口。這並不出於佔有的慾望，此種慾望在東方早已滿足了；這是一種堅定的意念，就是俄國必須立即與西方接觸。他兇暴地侵入了波羅的海的領城，那代灣口隨即入於他的掌握，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屬於他的統治之下。歐洲似乎

會活動互相合作。日衆院開預算會議。

八日 意國防最高委員會在威尼斯宮舉行會議，由墨索里尼親任主席，關係各部均出席。蘇聯各路紅軍繼續進犯，均被芬軍奮勇擊潰。甘地發表書面談話，詳述其與印度總督晤談經過，並謂英政府與印度國民黨之間，仍難接近。

九日 張伯倫在下院宣佈英國繼續援助芬蘭。赫爾國務卿說明美蘇兩國關係，謂蘇聯未曾履行諾言與條約有背。

十日 美與各中立國作非正式外交談話，討論戰後世界組織。日貴衆兩院續開全體會議，討論對美對蘇及對華問題。

十一日 羅斯福總統向美國青年公民協會會員發表演說，抨擊蘇聯，謂蘇聯為獨裁國，其專橫與世界其他獨裁國相似。巴爾幹協約各國進行參謀談話，目的在樹立互助辦法。法衆議院舉行秘密會議，通過信任政府案。

十二日 芬蘭外長向報界發表談話，謂芬蘭政府並未請求任何一國出面調停蘇芬戰事。日議會連日作軍事政治經濟之秘密小組會議。英士商約發表全文，有效期為一年。

開放了。可是瑞典封鎖了那伐，並聯合波蘭把他逐出沿海土地之外。這個俄國的巨人又被迫退入其無邊無際的曠野之中。五十年的戰爭與外交運用失敗了，而與海洋仍如從前一樣隔離得很遠。

跟着來了黑暗世紀。舊俄只好靜候有人出來在其孤立的圍牆之中開一個窗戶。向海洋、遠地與國外文化推進，是彼得大帝的抱負。最初他只想在卡萊里亞 (Caralia) 或內日耳曼區域 (Ingermanland) 建築一個港口。一七〇〇年他進攻那伐——俄國所希望的舊對象——可是給瑞典軍隊擊潰了，取得不留一鎊一卒。他在冷酷的狂怒之下，開始新的準備。二年以後，

他又突然出征，攻城略地，勢如破竹。那伐落落了，在那伐口岸他建築了俄國第一個港口——聖彼得堡的基礎，但他本人及其人民還不敢確信勝利，因此他停戰了。為求和平，為鞏固其掠得物，他準備把波羅的海的領土歸還瑞典。他所要求的只有那伐口岸

在那兒他所期望的城市建立起來了——以及內日耳曼區域的一部份，他甚至願意為此償付賠款。但是查理十二 (Charles XII) 傲然拒絕了。於是戰爭進行下去。一七一〇年，俄軍佔領了波羅的海的其餘各國。據福祿特耳 (Voltaire) 說，舊俄於二十年前沒有一隻本國的帆船的，這時却成爲海上主人了。

現在她已所向無阻。卡德林大帝 (Catherine the Great) 毫不躊躇地與德國瓜分了波蘭。另外，她還擇得立陶宛與庫爾蘭公國 (Duchy of Courland, 在今拉脫維亞與立陶宛境內)。她的帝國擴張到普魯士邊境，俄國成爲歐洲列強之一。在她所佔領的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的各港口，設置武備，一七八〇年她並勸誘瑞典、丹麥與普魯士簽訂一個排斥外國艦艦於波羅的海之外的協約。一八五



七年，這個中立化的條文廢止了。但是俄國自此以後，屢欲再建其霸權，一九〇七年，尼古拉斯第二 (Nicholas II) 在斯溫門德 (Swinemunde) 企圖勸告德皇同意，凡其國內港口，對於外國的戰艦一律實施海洋封鎖。

這是一種無用的預防，敵人早在那兒了。德國專心致志於向東擴張。第一步便是把波羅的海變成德國內湖。她成立強大的艦隊，基爾運河 (Kiel Canal) 開鑿了，威廉第二接着預備侵略波羅的海領土。他的征服，不但使之得控制俄國的出口及其與西歐的貿易，並且控制了進一步侵略的理想發動根據地。這是對於俄國生死存亡的一個致命的威脅，也是她加入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甚至一九一七年的臨時共和政府，也感覺到波羅的海領域的極大的戰略上的重要，而當他們容許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自治時，沒有問題地他們會脫離帝國的。當德國眼見他們不能保全其所佔領的波羅的海的領土時，他們就派遣列甯與託洛茨基重返俄國。他們希望共產革命傾覆他們的斯拉夫敵人，而有利於他們。這個策劃是對的，俄國根本改變了她全部的外交政策了。

夢想世界革命，使民族利益失了意義，因而蘇聯立即公開排斥帝國主義、強權政治與秘密外交，而宣佈原在沙皇壓迫下一切人民的自決的原則。這是組成波羅的海各國的信號。當德國休戰，放棄了在東歐所征服的土地以後，他們便成了完全獨立的國家。這樣，俄國於二百年後對於這個一無阻礙的出入口，又復放棄了。她只剩下剩着列甯格勒這一個狹小的門戶，是一個容易被人在外封鎖的門戶

。彼得大帝的工作給廢止了。

蘇聯真有這個意思嗎？倘若蘇聯仍是歐洲的一個強國，他們會反此而行嗎？那激烈變動的俄國的外交政策，當然是忠於他們的主義的。自他們希望世界革命以來，那陳舊的見解始終沒有見之於事實。同時大家不禁要懷疑，這種種是否為列甫與託洛茨基放棄波羅的海的唯一原因。是否在俄國的形勢迫得他們不得不如此呢？俄軍於一九一七與一九一八年是全部瓦解了；這個大國已因戰爭而筋疲力盡；強有力的反革命的勢力在各方面活動着攻擊蘇聯。所以在布羅斯列托夫斯克條約把那頑抗的區域割讓給侵略的強盛得多的敵國，以消滅更甚的困難，正是唯一聰明的辦法。但是誰都知道，就是列甫也不願意放棄波羅的海的土地的；故當戰敗了的德國被迫自波羅的海撤退時，蘇軍立即藉猛烈之襲擊開進新組成的各國，以圖恢復其從前的「西歐的鎮嶺」。

直到這次侵略於一九二〇年為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所擊退，而各國的生存因了協約國的協助而有了保證，莫斯科這才承認這種變更了的形勢。因為面對着在半亞細亞帝國之中建立一種新社會制度的巨大工程，以及敵軍在他們的領土上的重重壓迫，所以託洛茨基就勸告列甫還是以鞏固他們的西歐的邊境為上策。同年，他們與波羅的海各國訂成和平條約，其中的主要條文是蘇聯承認波羅的海各國的完全獨立，和放棄其從前的統治權。一九二〇年，俄國似乎決定放棄波羅的海了。

可是那種印象不久就被糾正了。俄國人憑藉共產黨在這三小國中實行強烈的宣傳，想把那在外交政策方面所喪失的，用革命的方



法收回過來。雖然蘇聯政府否認一切責任，然而第三國際卻活躍地支持着土著共產黨在波羅的海疆土之內企圖推翻成立不久的政府。這動機不但是由於思想上的，而是由於他們的希望波羅的海各國在共產政體之下得以自由地參加蘇聯，於是又可使俄國直接與海洋接觸。這些活動的頂點是一九二四年在愛沙尼亞的大暴動，可是它被政府迅速的壓平，以及同類運動在各處的失敗，證明在波羅的海領域內不像俄國那麼地容易接受共產主義。

波羅的海民衆的生活程度始終比俄國的無產階級為高。他們雖受貴族壓迫，但有西歐一般的進步；而他們東歐的鄰邦卻陷於多災多難與無知無識之中。俄國的革命，原是一種幾百年來絕不公平的邏輯的結果；這是一種社會革命。然而在拉脫維亞、愛沙尼亞與立陶宛的爭取自由，雖然也有左派的傾向，而主要的卻是一種民族運動。在俄國，有幾百萬的農民與工人歸順蘇維埃，抵抗那為了恢復原有特權而戰鬥着的白軍。在波羅的海各國則不然，那些領袖雖則反共，但也反對貴族。在這三個新國家中有一大批手無寸土的無產階級，蘇聯很希望取得他們的擁護。可是愛沙尼亞、立陶宛與拉脫維亞的民族主義者自行沒收大批地產以之分配給無產階級，這樣就使他們變成了有產者和保守份子。反對共產黨滲入最有力量的正是這些份子，他們並且建立了獨裁政權，而於最後嚴禁共黨的活動。

俄國政府謹慎地避免着採取衝突的計劃。跟着歐洲普遍安定的進展，他們的政策成為修正了的與其鄰邦合作的政策。波羅的海各國由是得以更為蘇息。爲了維持東歐的現狀，互信漸漸地建立起來

了，廣大的通商條約訂成了，各種外交協商開始了。在外交協商中最重要的是一九三二年的不侵犯條約。

這種友誼的合作，當然基於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俄國無阻礙地得以出入口。九百年來的歷史證明她非如此便不能生存。現在俄國的實施新社會經濟的努力，較之從前的大帝國更需要那與其主要生产中心由鐵路與水道遙遙連接着的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的港口。很顯然地，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的獨立，一向是靠了他們能在這方面滿足俄國的。波羅的海各國充份明瞭這一點。他們准許蘇聯在他們的鐵道與港口、特惠稅則與自由地帶方面的種種可能的便利。雖然俄人從末充份利用這些便利，不過這計劃施行幾年以來，頗能互相滿意。

納粹的興風作浪的方針，迫使蘇聯突然改變了態度。在日內瓦的黃金時代，當時集體安全與國際平衡似有造成一個新歐洲之勢，他們曾認為他們的利益也將因這些原則而獲得滿足。世界革命的夢想丟開了。俄國全神注意於國內的復興，所以除掉和平與安定之外別無所求。只要一直如此，她在西歐的利益總可因為對她開放着歐洲門戶的獨立、中立與友愛的各國之存在而得到充份的滿足。可是，像在中世紀與一九一四年時一樣，又有一個侵略的危險的強國興起與她相抗了。納粹的擴張一開始就直指着東歐。爲了這原因，莫斯科未免焦急起來，唯恐拉脫維亞、立陶宛與愛沙尼亞——各國中爲數雖少而組織嚴密的日耳曼少數民族，正是希脫拉主義最強的

前哨——力量薄弱，不足以抵抗柏林的壓迫。如任這三小國家降服於柏林，那簡直是自殺了。

無可否認地，俄國的處境比德國惡劣。其唯一港口列甯格勒距離許多要道都很遙遠，且於冬季結冰，不能通航；而其海軍根據地喀琅斯塔得，又很容易因他國控制了芬蘭灣而失其效用。德國則不然，她控制着全部海面。她在波羅的海各國的勢力很強，各國的政府眼見她在各處所作的獸性的侵略毫無阻撓地獲得成功，因此對之除掉屈服外別無他法。假如德國的行動只限於中歐，則俄國亦可安然不動。但當德國不可制止地決心進侵波蘭——向東發展的第一個步驟——時，俄國也就採取行動了。不管事前莫洛托夫與里本特洛甫有否商定，俄國的侵入東部波蘭，確是在攔斷德軍的深入。

就是德蘇協定也不能掩飾這個事實：假如德國遵循其歷史的方針，結局必然是向東推進。俄國爲了抵抗這一着，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在波羅的海擴充其全部的權力。她要求在背後各國之中獲得便利的空軍與海軍根據地以及安全。她現在所幹的正是爲了這一點。然則她是否自滿於一九三九年的情狀呢？這樣的推測是無聊的。不過這是事實，她現在的恢復動力的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是希脫拉主義所造成的國際信義與精神之崩潰的直接結果。至於細論這些小國的取得未久的完整又爲強權政治所摧殘的悲劇，則非在本文範圍之內了。

下列各書特價對折

國際編譯社撰譯

集體安全動運與遠東

定價二角 現售特價一角 本書以遠東問題與中日戰事為立論中心，而以世界局面之演變。各國關係之錯綜，為之推論，尋取教訓。態度客觀，論點正確。欲知遠東之實在內景者，不可不讀。

遠東國際形勢

定價八角 現售特價四角 本書為論述最近遠東形勢的專書。凡關於中日戰爭之因果演進，以及英美法蘇德意各國對於遠東之關係與影響等，莫不有詳確之論斷。

最近歐洲動態

定價六角 現售特價三角 本書對於歐洲的各種變局，分割解析，極為精當。其中如斯太林的「蘇聯與帝國主義者的戰事」，託因皮的「世界史的轉換點」，霍勃好斯的「法西斯主義掌握中之歐洲」等共三十三篇，均為極可注意之國際文獻。

新生命社發行

上海郵政信箱九二七號

國際週報

第六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出版

編輯人 王之平
 發行人 陳叔平
 出版者 新生命社
 經售處 各大書店
 上海郵政信箱一九二七號

香港移滬上海公共租界登記證C字四八九號

價目表		
郵費在內	預定	零售 每冊 國幣一角五分
		半年 國幣三元五角
	全年	國幣七元正

廣告價目

特等(背封雙色)	每方吋四元
普通(正文前後)	每方吋二元
以上價格均以每期為標準	

優待本刊讀者奉贈



最新歐洲大戰形勢圖

國際編譯社編製 • 五彩道林紙精印 • 全張新聞紙大小

最新歐洲大戰形勢圖

一巨幅 價值國幣五角

附圖 八幅 詳盡無比

最近太平洋形勢圖
五彩精印 實價五角
在印刷中 不日出版

剪此印花 附郵一角 直寄本社 立刻寄贈

新生命社發行

上海郵政信箱一九二七號